

# 讀主言，入主心

高夏芳

神學年刊 第十五期 一九九四年 1-19 頁

\* \* \* \* \*

## 摘要

作者說到〈讀主言，入主心〉。做基督徒是心性的功夫，這要求我們「有基督的心意」。本文題目已道出讀聖經可助我們達成此心願。作者強調兩點。第一，是讀聖經的神學原則，藉此幫助我們了解，聖言「成人」、「成文」，無非為使我們從聖經再接觸那生活的基督。事實上教會內的聖經誦讀一直和聖事是相通互補。第二，作者又從聖經和教父著作中，徵引很多生動的意象來証實閱讀聖經不但振奮人心，且能敞開我們的心扉，讓主進佔其內，甚至心心相印。

\* \* \* \* \*

這篇短文的題目取自聖大額我略的一句名言：「讀聖經的最終目的是學習如何透過主的說話，去認識祂的心。」<sup>1</sup> 這個意念，在教會十數世紀的傳統中，一直根深蒂固。聖多瑪斯也套用了耶穌所愛的門徒在最後晚餐中投首於師傅懷中的溫馨圖像，說出讀經者也應一樣，「透過基督的心去了解那顯示基督之心的聖經。」<sup>2</sup>

語言及文字都不是絕對的，書本始終是一個溝通媒介，用以達意，用以表心，用以傳神，用以啓發思想情懷。聖經也不例外，它以有限的人言傳達無

限的主言；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可說是超載的，含有無窮內蘊，潛藏著一股奧妙莫測的動力及一個天人相遇的機緣。梵二《啓示憲章》清楚地說：

在天之父藉著聖經慈愛地與自己的子女們相會，並同他們交談。天主的話具有那麼大的力量及德能，以致成爲教會的支柱與力量，以及教會子女信德的活力，靈魂的食糧，精神生活清澈不竭的泉源。<sup>3</sup>

近日聖經學者愈來愈強調這點：聖經研究不可止於對經文作學術性的「解」與「釋」，更應設法達到「融」與「通」，與發言的天主相感應；起共鳴(*sympatheia*)；務使讀經者能「有基督的心思」(格前 2:16)，「懷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心情」(斐 2:5)，及體驗到那種「心有靈犀一點通」的默契及那種「互爲內在」的高深境界，正如耶穌所說：「你們在我內，我在你們內。」(若 14:20)

本文試從兩個不同層面去反省這主題。第一層面是原則性的，欲指出「讀主言，入主心」的神學基礎。第二層面則是描繪性的，旨在從聖經本身，或在教會傳統及教父作品中，列舉一些對這主題有啓發性的思想及意象。

## 1. 神學原則

### 1.1 聖言的「成人」與「成文」

聖經的寫成與聖言的成人均出自同一的「降生」奧蹟，在聖經內聖言取的不是血肉之軀，而是文字之軀，但這兩個軀體同樣受時、空、環境所限制，同樣有局限、軟弱、不完滿。兩種「降生」都是天主「空虛自己」(*kenosis*)的標記，依循他「屈尊就卑」的邏輯。

教宗必約十二在《聖神默感》通諭中清楚指出：「正如與父同性的聖言降生成人，與人完全一樣，只是沒有罪過(希 4:15)；同樣，天主之言藉人的言語表達出來，與人言完全一樣，只是沒有錯誤。」<sup>4</sup> 這個意含再被梵二重新強調、發揮。<sup>5</sup>

「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人間……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只有那在父懷裡的獨生者，身為天主的他，給我們詳述了。」(若 1:14, 18)若望福音序言中有關聖言成人所說，也可貼切地用在聖言成文的奧蹟上。兩者都表露出聖言之居於人間，並以人的方式把天主顯示給人。這兩個奧蹟的平行性聯繫在教會的信經中也清晰可見。那位「曾藉先知們發言」的聖神，使聖言「由童貞瑪利亞取了肉軀，而成為人。」同一的聖神推動著聖言的「成人」及「成文」，他在寫經者及讀經者身上孕育基督。

聖言的「成文」預備、陪伴及跟隨他的「成人」。舊約指向基督，預備他的來臨，新約為基督作証，傳揚他的救恩。耶穌自己也說：「你們查考經典，因為你們認為其中有永生，正是這經典為我作証。」(若 5:39)耶穌的死亡、復活，是「按照聖經所載」而實現的，他復活後，他的門徒們把他們「聽見過、親眼看見過、瞻仰過及親手摸過生命之言」(若一 1:1) 傳給後世，並筆之於書，使讀者能藉書而信，並藉信而得永生。(若 20:30-31)

## 1.2 聖言與聖事

梵二刻意強調聖言與聖事的密切關係。

教會常常尊敬聖經，如同尊敬主的聖體一樣，因為特別在禮儀中，教會不停地從天主聖言的筵席，及從基督聖體的筵席，取用生命之糧，而供給信友們。<sup>6</sup>

這信念並非始自梵二。教會自始就聖言與聖事，尤其與聖體聖事相比。「生命之言」及「生命之糧」都能使人與主融合，使天人之間起生命交流的作用。教父們慣常講及耶穌不同形式的軀體：他的血肉之軀，藏於餅酒內的聖事性軀體，成言、成文、成書的文字軀體，由教會組成的奧體。跟隨基督在世的門徒們可以「看見、聽聞、觸摸他」(若一 1:1)，後來的基督徒，那些「不見而相信的」(若 20:29)，可藉其他的「軀體」，「與耶穌基督相通」(若一 1:3)。梵二《禮儀憲章》也談及基督在禮儀中以不同方式臨在，他常與教會同在，臨在於聖事中，在他自己的言語內，及在祈禱的會眾中。<sup>7</sup>

奧利振在一篇講道詞中曾這樣發人深省地質問他的聽眾：

你們慣常來參與聖祭，也懂得小心地接領聖體，把祝聖了的麵餅視如寶物，不讓一小碎片跌下或失掉……但為什麼對聖言卻粗心大意？難道浪費聖言，不比對聖體的不小心值得受懲罰嗎？<sup>8</sup>

一位中世紀的神學家盧柏(Rupert of Deutz)也作了一個美妙的比較：在納匝肋會堂中耶穌打開書卷，接受天主的話語並使之在自己身上實現；在最後晚餐中，他拿起餅，感謝了，按照聖經，將自己獻上，當作感恩的祭獻。<sup>9</sup>

聖體及聖言是兩種耶穌選擇的方式，為能超越他的血肉之軀的局限，而長存於他的奧妙身體——教會中。聖體是耶穌在離世前表達的明確意願，藉聖事的方式留存於世：「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路 22:19)聖言的廣傳，也是他臨別時刻意囑咐的：「你們去使萬民成為門徒……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瑪 28:19-20)

所以，聖言有其獨特的聖事性，能藉有形的標記，施予無形的救恩。不論文字工具多麼不相稱，多麼不達意，多麼局限、卑陋，都能發揮救恩的德能。聖言是生活的、有效的，比各種雙刃的劍還銳利(希 4:12)；它能建設人，並賜與永生的產業(宗 10:32)；它有如雨及雪，不能空空地回歸天主處，必要實現主的旨意，完成主所委派它的使命(依 55:11)。不過，正如聖事並非自動地，或魔術性地發揮效能，而是藉人的與主相遇，真誠接納，特別在一個共表信仰的禮儀團體中。同樣，施予救恩的聖言並非指聖經書卷本身。一本包裝精美，但從沒有人閱讀的書，就如一塊墓碑，指示一些再無生命的思想的葬身之處。讀書就有如使書本復活、重生。聖經也不例外，它的效能不在於其被供奉，被帶著遊行或接受獻香，而在於其被聆聽、被閱讀。「讀主言，入主心」也等於使聖經重生，使死寂的文字充滿生命力，使歷史性的「經上記載」變成現時性的「應驗」，正如耶穌在讀經後說：「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聖經，今天應驗了。」(路 4:21)

### 1.3 聖經之道，一以貫之

聖經是一本書，也是一個圖書館。七十二本書寫成的時間相隔約千年，有不同的作者及成書過程，不同的體裁，不同背景，不同表達方式及文學水

準，卻形成一本書。Biblia 這個字本身已微妙地同是單數及複數，意會著聖經書本的多元合一。它的一貫性基於它有著同一的啓示者天主，顯示同一的救恩計劃，受同一的聖神默感，被同一的教會鑑別為正典。最重要的是，它有一個統一及唯一的中心——基督。

耶穌自己也明認梅瑟所寫的一切，都是指著祂而寫的(若 5:46)。諸凡法律，先知及聖詠指著祂所記載的話，都要應驗(路 24:44)。祂也是聖經的解釋者，祂開啓門徒們的明悟，把全部聖經論及祂的話都給他們解釋(路 24:27)，只有祂才能開啓那用七個印密封的書卷(默 5:1-10)。

耶穌既是宇宙的中心，「天上地下的萬有，總歸於祂」(弗 1:10)，從創世紀到默示錄，從救恩史的元始至它的滿全，整本聖經都應以基督為中心。自教會初期至今，這都是一個牢不可破的信念。聖安博說：「其實，天主只說了一句話，即藉著自己的子發言。」<sup>10</sup> 聖熱羅尼莫也有這句常被引錄的名言：「對聖經的無知就是對基督的無知。」<sup>11</sup> 中世紀的神學家們喜歡稱基督為「濃縮的天主之言」(Verbum abbreviatum)，因為天主要給世人顯露的一切，都綜合在基督身上。

基督貫通整本聖經，不但在聖經內容方面如是，在釋經原則上也如是。因著祂，舊約才有更圓滿的意義；因著祂，新約才有內容、基礎；也因著祂，整本聖經才有它的完整性。所以，研讀聖經不等於積聚鬆散的歷史資料，或從零碎的經文片段中建立合理的思想系統，而是懷著以有限捕捉無窮，窺一角而睹全貌的心態，去領悟救恩的奧妙及「基督那不可測量的豐富」(弗 3:8)。換句話說，讀經就是與基督深深相遇，從救恩歷史的個別因素去發掘基督，又在基督內觀宇宙，觀歷史，認識天主，認識人。

## 2. 啓發性的象徵

### 2.1 吃聖言，飲聖言

梵二啓示憲章稱聖經爲「靈魂的食糧，精神生活清澈不竭的泉源」<sup>12</sup>，以「吃」及「喝」來象徵吸納聖言，讓它滋養、滲透、被它同化，這類例子在聖經中屢見不鮮。申命紀 8:3 記載：

他磨難了你，使你感到飢餓，卻以你的祖先所不認識的瑪納養育了你，叫你知道人生活不但靠食物，而且也靠上主口中所發的一切言語生活。

這句說話亦曾被耶穌引用(瑪 4:4)。亞毛斯談及天主要使飢餓降臨大地，「不是對食物的飢餓，也不是對水的飢渴，而是對聽上主的話的飢渴」(亞 8:11)。智慧文學盛讚上主之言的甘甜味，滋養人生，賦與智慧(詠 119:103；智 16:26；德 24:26-28；箴 9:1-6)。由此，教父們發展了一條意義深長的寓意路線，視聖言爲飲食。

舊約的「瑪納」是上主在曠野中賜給他子民的食物。「瑪納」這名稱有「這是什麼？」的意思。它的形狀、性質、味道都很難形容。以色列人收斂它時，有的收得多有的收得少；多的沒有剩餘，少的也沒有缺乏。有人貪心，不依照梅瑟的話，把一些留至翌日，但留下的都被蟲子咬壞而腐爛(出 16:12-21)。因爲它是上主的平白恩賜，滿足各人的需求，但卻不讓人任意處理。教父們愛以此套用在聖言上。奧利振說：

讓我們去領受這天上來的瑪納，它在每人口中都有每人所期望的味道，就如耶穌說：『就照你所信的，給你成就吧』(瑪 8:13)。爲你也一樣，若你在教會內以信仰及虔敬接受聖言，聖言便會成爲你所願意的一切。

13

聖言不但適應各人所需，也改造人，變化人，使人符合天主所願。就如聖體變化領受者一樣，聖言能同化「吃」它的人。這個意念在先知們的被召片段中清晰可見。天主命厄則克爾：「人子，你吞下這書卷... ..要吞到肚子裡，要把我給你的這卷書充滿你的五內」(則 3:1-3)。耶肋米亞回憶與主初遇的甘飴，說：「你的話一來到，我就吞下去；你的話便成了我的喜悅，我心中的歡樂」(耶 15:16)。爲使聖言被吸納後長久地發揮作用，滲透讀者的生命、思想、行動，中世紀的神修導師勸諭讀者要如牛反芻，使「吃下」的聖言能重浮現於思想、心靈，慢慢達到與聖言合而爲一的境界。

「飲聖言」這圖像也有其聖經根據。依撒爾亞先知呼籲說：「凡口渴的，請到水泉來！……你們若側耳，走近我前來聽，你們必將獲得永生」（依 55:1-3）。在新約中是耶穌賜這活水（若 4:13; 7:37-38）。聖安博毫不猶疑地把這活水比作聖經：「接受基督的水吧！這水讚頌天主。……誰多讀聖經並明瞭其中深意，使自己的靈魂潤澤並能灌溉別人。」<sup>14</sup>

敘利亞教父聖艾弗倫的作品中有這美妙的一篇：

我們就如口渴者在水泉暢飲。主的聖言多姿多采。可從不同角度研讀……天主在他的聖言中隱藏了一切寶庫，每人都能發掘他懂得觀賞的，誰有幸能滿載而歸，就不要以為聖言的寶藏就止於此，在他能發掘以外的就什麼都沒有。其實只是他能力有限而不是寶藏被他掘清。被聖言充滿以後，也不可以為聖言會因施予了給他而變得較貧乏；相反，應因自己的不能享盡聖言的寶庫而讚揚它的偉大。你應因聖言解除你的乾渴而喜樂，但不應因為不能飲盡聖言而憂傷，因為口渴者只顧暢飲，不會因為不能飲乾水泉而不快。讓水泉滿足你的乾渴比你的乾渴耗盡水泉更好。讀聖言時應為你能懂得的而感謝天主，卻不應因你不能全懂而埋怨。你能吸取到的是屬於你的，餘下的還是你的嗣業。你現在因你的軟弱而無能吸納的，將來會因你的恒心而賜給你。不要愚蠢地強求把本應一點一滴飲下的水一口喝清，也不要因無恒心而遠離這個你每次只可作一瓢飲的水泉。<sup>15</sup>

正如水泉對它的享用者一視同仁，無分別地盡情施與，聖經也是一本開放給天下讀者的書，也如清泉常流而永不乾涸；聖經的富饒無窮無盡，飲用的人不冀求佔有它、耗盡它，而只願被它滲透。

## 2.2 一本會走動、會成長的書

聖言能賜與生命，它本身也活力充沛。在厄則克爾先知書中，有關四個動物及四個輪子的異像給教父們提供了很貼切的借寓，來表達聖言的動力。

靠近那些活物的四面，在地上各有一個輪子。……活物行走時，輪子也在牠們旁邊轉動；活物由地面升起時，輪子也升起。神力催迫活物往那

裡去，牠們就往神力催迫的方向去；輪子也同時與牠們一起升起，因為活物的神力在輪子內。(則 1:15-21)

聖大額我略直接將輪子和聖言相比。

除了聖經外，這些輪子還可指什麼呢？輪子四面轉動，聖經也能自如地適應聆聽它的人。輪子平滑無角，轉動時不受阻礙，聖經也不受錯誤的障礙而遲滯不前。輪子向各方面旋轉，不怕困難，無論順境或逆境，它都能平穩前進。聖言的教誨如輪子般時而上升，時而下降。屬神者或完滿者能洞識的，弱小者也能以字面的方式去理解。<sup>16</sup>

輪子顯露聖言的無往而不利，在聖神的堆動下衝勁十足。保祿在他的書信中也很有技巧地表達這股聖言的動力。福音為他是「天主的德能」(羅 1:16)，它要「順利奔馳，且得到光榮」(得後 3:1)。就算它的傳報者身帶鎖鏈，「但是天主的道卻決束縛不住」(弟後 2:9)。是聖神推動聖言的「奔馳」，因為聖神在聖經內發動這股力量。其實聖經不單是被動式地受聖神默感，也是主動式地發散聖神的德能，聖神的氣息。在五旬節當天，聖神使所有聆聽聖言者都能以自己的方言來了解，現在聖言在世界奔馳，被譯成不同文字，適應不同文化背景，仍是聖神推動一切，超越障礙，適應不同類型的對象，「為一切人成為一切」(格前 9:22)，並使一切能總歸於基督。

奔馳、走動與成長分不開。路加在宗徒大事錄中常用「天主的言漸漸成長」(宗 6:7；12:24；13:49；19:20)來表達初期教會的發展。隨著門徒們的增多，隨著傳教的地域增廣，聖言默默地成長，在聖言中顯露出的救恩計劃也默默地一步步實現。可以說，聖言無聲無息地在自己之內成長。

當然，在教會界定正典後，聖經在其實際內容及經文的量方面不會再成長。七十二本聖經只可有新的譯本、新版本、新編裝，而不會有文字的增多。不過它卻在整個教會歷史中從未停息地增長。藉著見證它，活出它的人，聖言在其可信性及真實性不斷增加；藉著聖經學者及神學家的研讀，它能在深度方面長進；藉著禮儀及牧民，它增廣其活力。奧利振把聖言比作種



子：「在聖經內的每一句話都有如種子，被撒在適當的土地下定會萌芽、成長、擴展。」

聖大額我略有此妙句：「聖經隨著它的被閱讀而增長」。這是一種彼此互長：聖經在讀經者內成長，讀經者也在聖經內成長。聖額我略又說：

聖言與你一起成長，除非你能在聖言內進步，你不能從聖言得益。若讀經者心中充滿了對超性事物的愛，他就能更容易地發掘在聖言中潛藏著的奇妙力量。人的心靈指向何處，聖言也指向何處：你若以熱愛去尋找超越事物，聖言就會與你一起成長，一起登峰造極。人攀登得愈高，聖言對他所說的也愈高超，因為每人都在經文中找到他的理想。你從事活躍的使徒工作？聖言與你共步。你已達到內心的隱定及平衡？聖言與你一起定下來。你賴主恩賜，追求默觀生活？聖言與你一同飛翔。<sup>19</sup>

這番說話對耶穌在路 8:18 所表達的，作了很好的詮釋：

所以，你們應當留心要怎樣聽；因為凡有的，還要給他；凡沒有的，連他自以為有的，也要從他奪去。

聖言不但與個別讀經者共同成長，更特別地與團體共長。聖額我略還說：「很多次我在獨自讀經時不能了解的東西，在我與兄弟們一起時卻自然地明瞭清楚。」<sup>20</sup> 教會團體，尤其是在禮儀中的教會團體，是聖言的生長之地，也是它的成長之地，它發揮效能的地方。

### 2.3 一本內外都寫著字的書卷

在厄則克爾先知書 2:9 及在默示錄 5:1 都有一個有閱書卷的異像出現：一本內外都寫有字的書。在初期教會的釋經中，把這本書和聖經相提並論，實屬理所當然。為教父們，這本內外有字的書更成為支持聖經多種闡釋方法及經文多種意義的有力證據。奧利振清楚地說：

這本書指的是聖經的整體，寫在外面的是按照經文的直接意義，即文字意義，寫在裡面的則是它的更深層的屬神意義。<sup>21</sup>

聖額我略也說：

內部寫的是藉寓意，外面寫的是藉歷史寫成的；內部寫的是超性事物的許諾，外面寫的旨在維持可見事物的正確規序。<sup>22</sup>

無論教父們如何鑑定聖經的不同意義，有一點是無可否定的：聖經的「言有盡，意無窮。」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一篇以詮釋聖經為題的演說中指出：

天主『物各屬其類』地創造了天地。正如創世紀屢次強調的，他不會將一切分別消除，反而利用它們(格前 12:18, 24, 28)。雖然他以人言表達自己，但他不願使他自己的每一句說話只有唯一的含義，唯一的解釋；相反，他很有伸縮性地使文字的豐富意義發揮作用，同時也接受它們的局限。<sup>23</sup>

所以「沒有一個單一的科學化研究決定以透徹瞭解聖經經文所蘊含豐富多姿的深意。」<sup>24</sup> 釋經的工作，理論上是永無止境的。

正因如此，聖經不單是天人相遇之處，也締造了各種不同的人在主內聆聽主言，共融共識的空間及機緣。在聖言內聖者與罪人，博學者與無知識者，富有者及貧賤者；不同種族、性別、年代、文化、身份、社會階層的人以基督為中心締造世界大同，受同一的聖神啓迪，接受同一的天主發出的同一言詞。聖額我略有一個清純可愛的比喻：「聖經就像一條河，低淺到小羊也可從那裡渡過，卻又深到連大象也可在其中游泳。」<sup>25</sup> 這比喻讓人聯想起依撒意亞先知有關默西亞時代宇宙和諧的描寫：「牛犢和幼獅一同飼養……獅子將與牛一樣吃草」(依 11:6-8)。聖經事實上是一個在基督內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有形標記。讀經者會感受到自己被捲入救恩歷史的大洪流，由亞當直至今日；也會覺得自己置身在亞巴郎、梅瑟、達味、耶穌的宗徒等聖者群中，與自己的信仰始祖為伍，正如希伯來書所說：

我們既有如此眾多如雲的証人，圍繞著我們，就該卸下各種累贅和糾纏人的罪過，以堅忍的心，跑那擺在我們面前的賽程，雙日常注視著信仰的創始者和完成者耶穌。(希 12:1-2)

## 2.4 一本如火的書

聖言是「生活的，有效的」(希 4:12)，它如劍般切割，也如火般燃燒，能灼熱人心，尤其是當耶穌親自解釋。厄瑪烏兩位門徒就有過這種體驗，他們覺得自己的心灼熱如火(路 24:32)。

火能燃點、焚燒、擴散，將它觸及的一切捲入，轉化成和自己一樣。聖言也有這特徵，能讓聆聽者陶化於主，進入主的心，履行他的旨意，更肖似他。這股陶化的力量強得難以抗拒。耶肋米亞先知覺得要在聖言前投降，但又降服得心悅誠服：

上主，你引誘了我，我讓我自己受了你的引誘；你確實比我強；你戰勝了。……在我心中就像有火在焚燒，蘊藏在我的骨髓內，我竭力抑制，亦不可能。(耶 20:7-9)

奧利振這樣詮釋這片段：

這火先從心中燃燒，然後直入骨髓，再蔓延至整個人，使人無法抵抗，這火是耶穌來世時開始燃點的，他說：『我來是為把火投在地上，我是多麼切望它已經燃燒起來』(路 12:49)；後來，他繼續藉他的言語把火投入人心。西滿及克羅帕作証說：『當他和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解聖經時，我們的心不是火熱的嗎？』(路 24:32)。<sup>26</sup>

借用著耶肋米亞先知書中一句主的說話：「我的話豈不是像火？豈不是像擊碎巖石的鐵鎚？」(耶 23:29)，聖額我略把聖經比作火石，平時是冰冷的，與其他石頭無異，但被磨刷後便能擊出火花。<sup>27</sup> 聖安博還將這聖言的火與梅瑟在荆棘叢中見到的火相比，火在焚燒，但荆棘卻不被燒成灰燼。就如聖言的提升而不毀滅被它觸及的人。這火也好像聖神降臨時降在宗徒們頭上的火舌，是聖神德能的標記。<sup>28</sup>

無論如何解釋，火的象徵所隱藏的信念十分清晰：聖經貌似平凡，與人言無異，與其他書本不分，但卻力大無窮，能感化人，改變人，使人進入天主的心。中國古籍禮記有云：「禮之教化也微，使人棄惡徙善而不自知」。聖言也有這種潛移默化的力量，在教會初期，當門徒們在聖神降臨後首次出來宣講時，群眾一聽，就心中刺痛，遂問伯多祿和其他宗徒：「我們該作什麼？」(宗 2:38)

奧斯定曾有過被聖言震撼的經驗。那個奇妙的聲音：「拿，念！」催使他展開聖經誦讀，這深切的與聖言相遇是他的皈依過程中的轉捩點。<sup>29</sup> 後來他激動地說：「主，我絕不猶豫地覺得我愛你，你的話刺透了我的心。」<sup>30</sup> 皈依後他回憶起以前自己對聖經的看法，才覺得他那時實在離聖言很遠，雖有研讀，但沒有被它的火焰燃起，沒有被聖言刺透了心胸而藉此進入天主的心。

我覺得，聖經不是驕傲人所能瞭解的，也不是小孩子所能領會，粗看是平凡的，可是，越讀越覺得高超，到處垂著神秘之幕。我不能內進，又不肯俯首而前。……我的觀察未能深刻，我的傲氣使我輕視它的簡陋。當知念這本書的人愈是謙小，念起來愈透徹。可惜，我不甘謙小，把虛榮認為真正的偉大。<sup>31</sup>

對聖經研究有永垂不朽的貢獻的奧利振，雖然他沒有像奧斯定一樣曲折的皈依路程，也和奧斯定有同樣的想法：藉聖言進入主心並非知識或學問所能及，他說：「我們在讀聖言時，若覺得艱澀難明，或其中某些地方隱晦灰暗，就表明我們對天主的皈依還不足夠。」<sup>32</sup>

### 3. 結語

在眾多對聖經的描繪中，我們可以合理地加上這一個：聖經是天主在基督內向人類敞開心扉的地方。天主開心見誠地與人交談，並在這本書中給一總人留下一個萬古常新的與他相遇的契機。他的說話刺透人心，人亦以心體心，藉這些說話，賴聖神的引導，進入他的心。起初畏怯地、小心翼翼地唯恐出錯；繼而續步被吸引、被捲入、驚訝其中的深奧、美妙；最後盡情盡意

地與主冥合、開懷地接納、欣賞，並達到「從心所欲而不踰矩」的境界，在主心內「領悟他的愛是何等廣、寬、高、深」(弗 2:18)。

這種對聖經的看法同時指出聖經的文字並非絕對的，它只是天人溝通的媒介，進入主心的門戶。所以咬文嚼字的分析或基要式的釋經(fundamentalist interpretation)都很難發掘聖經的深奧內蘊。最重要的是透過聖經的文字進入並寓居於主心中，也讓天主寓居於我們心中，如耶穌所說：「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我們要到他那裡去，並在他那裡作我們的住所。」(若 14:23) 對此保祿也作回應：你們「要讓基督的話充分地居住在你們內」(哥 3:16)。

其實，透過聖經與主契合，這種模式也只是暫時性的，聖經的文字，書本也不是永存的，只局限於我們現世的歷史性存在，將有一天，進入主心不再用透過文字。默示錄的作者描寫他的異像時說：「我轉過身來，要看看那同我說話的聲音。」(默 1:12)將有一天，我們也會轉過身來「看」他。那時再不需要文或書。

奧斯定談及這一天時曾寫下一段美妙的說話，我們將之引錄作為此文的結束：

主再來時，將是光明的一天，不需要點燈。我們再不用閱讀先知，再不用打開宗徒的書信，也再不用找尋若望的見證，就連福音，我們也不再需要。聖經會全部被擱置，這些在此世的漫漫長夜照亮、引領我們的燈將全熄滅……熄了這些燈後我們能看到什麼？靠什麼來滋養我們的思想？什麼能為我們的生命加添優美？那份人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體驗的喜樂又會從那裡來？……你將會達到水源，從這水源你在此世只會沾過一點一滴。你將面對真光，直到現在這光只藉側射或反射，一絲絲地投入過你那還充滿灰暗的心。你始終會見到這光，能正視它，能接受它耀目的燦爛光芒。<sup>33</sup>

## 註釋

1. Gregory the Great, *Registrum Epistularum* V, 46.
2. "Per cor Christi intellegitur Sacra Scriptura quae manifestat cor Christi", Thomas Aquinas, in *Ps. XXI*, 11.
3. 《啓示憲章》21。
4. Pius XXII, "Divino Afflante Spiritu", 1943 in *Enchiridion Biblicum*, n.559.
5. 《啓示憲章》13。
6. 《啓示憲章》21。這比較在梵二文憲中出現了不止一次。參閱《禮儀憲章》48,51,56;《司鐸職務與生活法令》18;《教會傳教工作法令》6,15等。
7. 《禮儀憲章》7。
8. Origen, *In Exodum homiliae*, 13,3.
9. Rupert of Deutz, *In Johannem*, VI.
10. Ambrose, *Explanatio psalorum*, 61, 63.
11. Jerome, *Commentarius in Isaiam Prophetam*, Prologus.
12. 《啓示憲章》21。
13. Origen, *In Exodum homiliae*, 7, 8.
14. Ambrose, *Explanatio psalorum*, 1, 33.
15. Ephraim, *Commentarius in Diatessaron* I, 18019.
16. Gregory the Great, *Homiliae in Hiezechihalem* I, 5, 2.
17. Origen, *In Exodum homiliae* I, 1.

18. "Scriptura cum legente crescit", Gregory the Great, *Moralia* 20, 1.
19. Gregory the Great, *Homiliae in Hiezechihalem* I, 7, 9.
20. Gregory the Great, *Homiliae in Hiezechihalem* II, 2, 1.
21. Origen, *Commentarius in Evangelium secundum Johannem* V, 5-6.
22. Gregory the Great, *Homiliae in Hiezechihalem* I, 9, 30.
23. 若望保祿二世，一九九三年四月廿三日紀念兩封有關聖經的宗座通諭，在紀念儀式中致詞，兩封通諭是：良十三，《上智天主》通諭，1883；必約十二，《聖神默感》通諭，1943。
24. 宗座聖經委員會文憲，《教會內聖經的詮釋》，1993 見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in the Church* (Vatican: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1993) 41.
25. Gregory the Great, *Moralia in Iob, Praefatio*, 4.
26. Origen, *In Jeremiam prophetam homiliae* 20, 8.
27. Gregory the Great, *Homiliae in Hiezechihalem* 11, 10, 1
28. Ambrose, *Explanatio psalmodum*, 38, 15.
29. Augustine, *Confessiones* VIII, 12.
30. Augustine, *Confessiones* X, 6.
31. *Ibid.*, III, 5.
32. Origen, *In Exodum homiliae* 12, 1.
33. Augustine, *In Johannis Evangelium tractatus* 35, 9.

